

# 周芳 从都市白领变成了海的女儿

本报记者 王小柔



从带鱼到鲨鱼  
中国蓝被看见

## 印象

### 探索蔚蓝之境 记录水下中国

跟周芳聊天的时候,常常让我想到海洋生物学家“深海女王”西尔维亚·厄尔——她坚定的眼神,自信的微笑,无数次深海探险,创造了世界单人潜水深度纪录。她目睹了几乎所有潜水员和海洋生物学家都无法企及的深海景象,并呼唤世人保护地球蔚蓝的心脏。两张面孔叠加在一起,含辞未吐,气若幽兰。

在周芳身上有我对女性的全部向往,更准确地说,是中国女性。这种完美,让你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夸她,因为每个词都单薄。常人拿她拍的《水下中国》和BBC的《蓝色星球》相比,我为这种比较而高兴,因为浩瀚蔚蓝的水下故事是由中国人自己讲给世界的。蔚蓝之境,黑暗装饰着各异生命,地下河穿流其中,周芳以水为界上下求索。灯光照亮的一刻,水下的中国开始成为讲述者。

高强度的工作就像充电宝,周芳享受其中,笑着一路披荆斩棘,你只剩在一旁赞叹,甚至忘了给她鼓掌。大概是长期在水下工作,人可以安静聆听自己的心意不受外界干扰,所以一旦是她热爱的,明确了方向的,便只顾风雨兼程。

潜水设备重量在30公斤左右,水下拍摄对体能是极大的挑战,强度大、负荷重,有时候拍摄环境恶劣,冬天人会迅速降温。周芳说自己在零下2℃冰水里的耐受时间是30分钟,她从青海湖冰层下上来,手指冻得通红肿胀,不停地搓手,在嘴边哈着气。但只要你问水下的情景,她脸上的笑容立刻就回来了,像一朵挂着霜花的玫瑰。我懂,这就是“热爱”的样子。

因为热爱,无所畏惧。在拍盲虾的时候,周芳钻进一个侧洞,救命的引导绳远离身体。她只踢了两下脚蹼,整个洞穴便尘土弥漫,眼前瞬间黑了一片,她觉得自己钻进了棺材,幸亏经验让她迅速逃生。在水下,每一口气是绵长还是急促都能清晰地被感知,这对她来说是自省的最佳方式。

周芳也是个很可爱的朋友。因为跟她聊“本地带鱼”为什么吃着香毫无违和感,她也会随时顺着你的话题谈起来,边笑边聊,让你耳朵里的每个字都有了笑意。她的美,不被岁月定义,在她身上我看到——世界有多美,女性就有多美。

## 讲述

拐棍儿糖、炸馓子、金鸡牙粉、冷香洗发粉、笔友、街头卖艺……

### 集体记忆带“70后”回到从前

文 大媛

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天津人大媛,写出了一系列回忆文章,把读者带回远去的年代。童年不在,很多物品已经消失,很多习惯已经改变,好在记忆未曾褪色,还能时常翻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。

#### 纯手工零食

小时候有很多纯手工制作的美食,我印象最深的是“拐棍儿糖”。拖拉机般的蹦蹦车轰鸣声一响,大杂院里的大娘大姨们就跑出去,你一根我一根买给家里的孩子吃。拐棍儿糖有一米来长,用玉米、大米打制,直溜溜的棍子一点点从机器口推出来,在尾部卷个弯儿后截断,因外形像一根拐棍儿而得名。那时几毛钱就能买一根,咬一口嘎嘣脆。我时常和小伙伴一边持拐棍儿糖打斗一边啃咬着吃,跑闹中手里的“拐棍儿”越来越短,最终全部进肚。现在想想,玉米面等材质健康环保,甜度不高,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,也算是健康食品了。

“糖人”也是吸引小孩子驻足的零食。在街头巷尾的空地上,摆摊人用炉火现场熬制糖稀,一手揉搓,捏出形状,吹糖塑形,点彩,一系列手法操作

下来,栩栩如生的小动物们便呈现在眼前,令人拍手叫绝。比起拐棍儿糖,吹糖人的技术含量更高,不仅嘴上的力度要适当,手上的动作也要灵活,趁着糖稀热度未散迅速塑形,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动物的耳、身、足、尾的拉伸,要做到惟妙惟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掌握不好往往就得回炉再造。家大人觉得吹糖人不卫生,买来后总叮嘱我只能看不能吃,我偷偷尝过,是一股熬过火的焦香味儿。

天津人爱吃油炸食品,像炸糕、炸馓子、炸排叉、炸卷圈、炸素丸子……还有一种炸馓子,在我记忆里算是时令小吃的一种。那时每年寒食节前,奶奶就从郭庄子大街买回来一把馓子,颜色金黄,层层叠叠地交错盘绕在一起,比麻花更细更酥,面粉的香味儿也更浓一些。奶奶还曾用大米爆出来米花,放置时间久变了得绵软无味,这时把白糖熬成糖稀,混入米花中搅拌均匀,装进铝饭盒,米花粘在一起,冷却后倒出来切成长方形,就变成了米花糖。甜甜脆脆,米香浓郁,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。

#### 上个世纪的美容方式

上世纪80年代的护肤品,只有润肤和遮瑕两个品类。最常用的是雪花



童年的大大泡泡糖

膏,主要是“友谊”牌和“紫罗兰”牌。还有一种被称为“面友”的润肤品,和雪花膏一样有滋润功效。我问妈妈两者的区别,得到的答案是,一个用在夏天,一个适用于冬天。后来我揣测,大概就是润肤乳和面霜的差别吧!友谊牌雪花膏的白瓷瓶我记忆深刻,因为拿着空瓶子可以去买散装雪花膏,那时叫“打零”。柜台上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瓶子里盛着白天花的散装雪花膏,空瓶子先过秤,装满雪花膏后再过秤,以此计价,“打雪花膏”这个叫法早已成为历史。

那个时候没有洗发水、护发素,我爸爸用肥皂洗头,奶奶用碱面洗头,只有妈妈和我们姐妹俩用“冷香洗发粉”。大概七八分钱一包,能洗四五次,去油不掉发,味道香香的,老远就能闻到。洗完的头发蓬松顺滑,我喜

欢披散着原地转圈,让那股清香味儿在空中飘散。

男男女女都爱用头油,桂花香味儿,细长的玻璃瓶内立着一枝绢花,被头油浸透着,好像就叫“一枝花”牌头油。这种头油也可以零买,奶奶常让我去“打头油”。她把头发挽到耳后,两边用钢丝卡子卡住,再抹点儿头油固定住发型。头油有点儿油腻,但抹在头发上油光锃亮,显得发色乌黑。记得头油的瓶口比较大,往往一倒就多,即使这样一瓶头油也能用一个月。

记忆中曾用过一种“金鸡”牙粉,倒一点儿粉末撒在牙刷上,蘸水混合融化,刷牙时冰冰凉凉的。那时候虽然生活艰苦,但人们的清洁意识很强。清晨的大杂院人最多的地方是下水道周围,四五个人低头猫腰,一个个睡眼惺忪,满嘴冒着白沫儿,还不忘跟路过的人打招呼。这时最常见的就是“金鸡”牙粉,一包牙粉几个人分享,一起口气清新上班去。

#### 见字如面 纸短情长

曾几何时,写信是大多数人彼此联络的重要方式。上初三时有个要好的同学举家搬到外省,我俩约定彼此写信。“下雨了天气变凉了,可这边没有暖气,好想念北方啊”。字里行间我感觉到她对新环境并不适应,“多穿件衣服,多喝热水”,我能给的回应也只能是这些。

“笔友”这个词在当时特别流行。杂志、报纸常会在页面底部辟出一小块位置,刊登征友信息,内容一般包括姓名、爱好、征友要求以及通信地址、邮编。我通过这个渠道结识过一个笔

友,她喜欢编童话故事,我怀着好奇心写信与她联系。在漫长的等待中,终于收到了回信。她在信中聊到最近看的童话书,也写到自己未来的理想。我俩一两个月书信往来一次,渐渐熟络,彼此推荐好书,交流心得,分享开心的事。她好像是远方的另一个我,是一个素未谋面的牵挂,是私藏在心底的小秘密。收到回信,是那个时期我最盼望的一件事。一年多以后她突然不给我回信了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搬家了?转学了?还是生病了?我设想过多很多理由,但终究是失联了。

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笔友,互相了解,互寄照片,甚至相约考进同一所大学。“渴望朋友,诉说心里话,又不想靠得太近”,这就是交笔友的初衷,大家都是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,OICQ流行起来,“笔友”这个词彻底消失了,变成了“网友”。其实我发觉笔友偏向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,交流分享心得思想多一点,没有功利性,比网友更真实。见字如面,纸短情长。跨越千山万水而来的信件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。从笔友到网友,从纸信到微信,是通信技术的进步,其间的万千故事,更承载着时代的脚步。

#### 既说又练真把式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大街上看过跑旱船、扭秧歌、踩高跷的表演,敲锣打鼓长枪短剑,让人心潮澎湃,过瘾过瘾。天津人爱说“光说不练嘴把式,光练不说傻把式”,但大多数卖艺人都是“既说又练的真把式”!多年后,我在水上公园看过一次马戏团表演,棚子里围了一圈铁丝网,在场边围观,棚子里围了一圈铁丝网,在里边耍猴、驯熊、驯老虎,又勾起了我对街头卖艺人的记忆。

### 周芳自述 像“海猛子”一样下潜 捕捞被遗忘的文明

2017年之前,我在世界各地追踪拍摄鲨鱼。同时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——中国有辽阔的海域,有全世界最多的河流,有最复杂的水系,为什么没有一部自己的水下纪录片?于是我组建了一个六人团队,用三年时间,走过许多地方——从黄渤海交界处到南海,从广西内陆喀斯特洞穴水下到高原湖泊,从冰冷的水库潜到汹涌的海洋。我们用《黑暗洞穴》《水下古城》《古今沉船》《秘密花园》《生命绿洲》和《海底粮仓》等纪录片,让观众从水下视角看到了中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。

明年,《水下中国》第二季将与大家见面。在拍摄过程中,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职业,叫“海猛子”,就是那些常年在海底捕捞海参、扇贝、鲍鱼的人。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,看到了我们团队的影子。海猛子捕捞的是海产品,我们捕捞的是被大家遗忘的文明和历史,收获的是内心无数感动和自豪。我觉得,我和我的团队就是中国水下的海猛子。

很多人说我创造了《水下中国》,其实是《水下中国》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。从最开始,我对中国水下的怀疑,到后来的笃定,再到我深深地被这一片美丽而神奇的水下世界所吸引,我开始相信,自己能够记录中国这片蔚蓝。

《水下中国》的初衷没那么复杂,它就是一个中国人的一种渴望,一种本能,一种冲动。我恰好合适的年龄心有不甘,恰好生性倔强从不甘心,又恰好多年的积累让我不用赤手空拳,裸足而行。

调研、踩点、拍摄、编写脚本、剪辑、调色、音乐创作……从《水下中国》植根心里那一刻,它每一天的成长我都不曾错过,或者说应该,我都在身体力行。从茫然到笃定,从无从到清晰,最初探索未知的冲动慢慢平静下来,梦想在一次次与大自然的交锋里被征服,在每一个跟踪记录的人物故事里被融化。数年的磨砺,我们的团队淘汰了一些偶尔尝鲜的同行,无法坚持的伙伴,留下一支“精锐部队”,浓缩了国内外专业的有志之人,一起去完成这艰难的旅途。我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系列的纪录片了解中国的水下,了解美丽的冰川、湖泊、海洋,热爱这片蔚蓝,跟我们一起守护我们最熟悉的陌生水域。

周芳  
自然纪录片《水下中国》《潜行中国》总导演。水下摄影师,户外探险家,潜水教练,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影视分会秘书长,潜行全球拍摄保育鲨鱼的代表人。



周芳在海底